

心,他的很早的很慘的死,將要長久悲慟着,像英國文學一樣地存在。

師梨和拜輪兩個人的工作,對於各個歡喜研究學問的人,是極有價值的,爲了享受詩學的天然美麗,估量戀美和自由的極高思想。

在這幾頁裏,我得有榮幸,來貢獻幾首拜輪的譯詩於諸位讀者。

此後我將盡我的力,從事於翻譯世界著名的沙恭達羅那首詩,是有名的印度詩家迦梨陀娑做的。是產生於我佛降生的地方。至於現在那書的工作,我很希望我的讀者估量着。

這篇文章是蘇曼殊居士所做的潮音英文自序,我把它譯出來的。他講英國兩個大詩家拜輪和師梨的人格,和他們兩人作品的風味,都很有價值。

(附)

愛 的 哲 學

師 梨

泉水同河水混合着,

河水同洋水混合着,

天上的風永遠地膠合,

很有深切感情地合着;

世界上的物是沒有單獨的;

萬物是照了法律一般的

一定要互相混合,

我同着你爲什麼是不這樣呢?

看許多青山吻着高天，
許多波浪互相懷抱着；
沒有姊妹花是可以饒恕的，
倘使伊厭棄着伊的兄弟。
太陽光抱着地球，
月亮光吻着大海：
但是那些接吻是有什麼價值呢？
倘使你不肯吻着我？

這首詩是師梨做的，原詩見潮音上面，但沒有譯好，我把它補譯出來。曼殊說「師梨是歡喜戀愛的哲學和哲學的戀愛」的。我們看了那首詩，就可以更加相信了。

留別雅典女郎

拜 輪

雅典的女郎呀，在我們分別以前，
請你還，唉，還我的心來！
或者，因為它已經離了我的胸了，
那麼請你保守着，連其餘的也拿了去罷。
在我離別你的以前，請你聽我的誓語，
我是永遠愛你的。

爲了那些曲折的鬚髮，